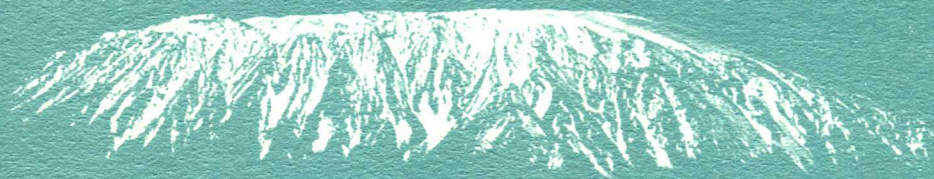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

短篇小说精选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厄尼斯特·海明威 | 著 杨蔚 | 译

"Kilimanjaro is a snow-covered mountain 19,710 feet high, and is said to be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Africa.

Its western summit is called the Masai 'Ngàje Ngài,' the House of God.

Close to the western summit there is the dried and frozen carcass of a leopard.

No one has explained what the leopard was seeking at that altitud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

短篇小说精选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厄尼斯特·海明威 | 著 杨蔚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力马扎罗的雪 / (美) 厄尼斯特·海明威著; 杨蔚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01-10522-2

I. ①乞… II. ①厄…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3848号

乞力马扎罗的雪

QILIMAZHALUO DE XU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产品经理	应 凡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金晓芸
封面设计	董歆昱

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印 数	1-10,000
字 数	164千
版次印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目录 Contents

001	乞力马扎罗的雪
035	世界之都
053	印第安人营地
061	革命党人
065	大双心河（ I ）
077	大双心河（ II ）
091	祖国对你说了什么？
107	阿尔卑斯山牧歌
117	向瑞士致敬
137	死亡博物志
149	怀俄明葡萄酒
173	两代父子
189	生意人归来
209	蝴蝶和坦克
223	岔路口感伤记
245	我猜，不管什么都能让你想起一些事
254	译后记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峰，海拔19,710英尺¹，据说，是非洲最高峰。它的西峰在马赛语里被叫作“恩伽耶—恩伽伊”²，神之居所。西峰顶附近有一具风干冰冻的花豹尸首。没人知道，花豹跑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做什么。

“妙的是，一点儿都不疼。”他说，“这时候你就知道，麻烦了。”

“真的吗？”

“绝对。不过真是抱歉，这味道一定熏着你了。”

“别！别这么说！”

“瞧瞧它们，”他说，“到底是我这副模样，还是这股气味把它们招来的？”

行军床搁在金合欢树下，男人躺着，透过树影望向白晃晃的草原，那里蹲着三只惹人厌的大鸟，天上还有十几只在盘旋，投下一道道快速划过的影子。

1 乞力马扎罗目前公认的海拔高度是19,341英尺。

2 “Ngaje Ngai”，“Ngai”是非洲马赛人（Masai）信奉的创世神。Masai也作Massa、Massi或Massai。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了，”他说，“今天是头一次有停到地上的。一开始我还仔细观察过它们飞行的姿态，琢磨着，说不定有天能用在哪篇小说里。现在想想，真好笑。”

“真希望你不要这样。”她说。

“我不过说说罢了。”他说，“说说话时间就好过得多。但我不想惹你心烦。”

“你知道我不会烦的。”她说，“只是什么都做不了，我才这么焦虑。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尽量放轻松些，好等到飞机来。”

“或者是等到飞机再也不来。”

“拜托，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一定有什么是我能够做的。”

“你可以把我这条腿卸了，说不定就能阻止它继续恶化，不过我很怀疑。要不也可以冲着我开一枪。如今你是个好枪手了。我教过你射击，不是吗？”

“求你了，别这么说。要不我给你读点儿什么？”

“读什么？”

“咱们包里随便哪本没读过的书。”

“我听不进去。”他说，“说说话最好过了。我们来吵架吧，打发打发时间。”

“我不吵架。我从来就不想吵架。咱们再也不要吵架了，好吗？不管多紧张都不吵了。说不定他们今天就会搭另一辆卡车回来。说不定飞机就快到了。”

“我不想动弹了，”男人说，“现在走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最多是能让你好过点儿。”

“你这是懦弱。”

“你就不能让一个男人死得舒服点儿吗？清静清静的？骂我有用吗？”

“你不会死的。”

“别傻了。我这就要死了。不信问问那些混蛋。”他看向那些讨厌的巨鸟，它们蹲在那里，翅膀耸起，把光秃秃的脑袋埋在里面。第四只落下来了，先是紧跑几步，接着就晃晃悠悠地踱近其他几只。

“每个营地周围都有。你只是从来没有留意过它们。只要不放弃，你就不会死。”

“你从哪儿看来的这些东西？真是个大傻瓜。”

“你可以想想别的什么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这正是我的老本行。”

他躺下来，沉默了一阵，隔着草原上蒸腾的热浪，望向灌木丛边。几只汤氏瞪羚现了一下身，看着就像是黄底上的小白点，更远处，他看见了一群斑马，条纹雪白，衬着背后灌木丛的绿。这是个挺舒服的营地，安在大树下，背靠山坡，有不错的水源，不远就是一个快要干涸的水塘，清早有沙鸡飞来飞去。

“不想要我读点儿什么吗？”她坐在行军床旁的一张帆布椅上，问道，“有点儿风了。”

“不，谢谢。”

“也许卡车就要到了。”

“我不在乎什么卡车。”

“我在乎。”

“你在乎的东西多了，都是些我不在乎的。”

“并没有那么多，哈里。”

“来杯酒怎么样？”

“这对你不好。《布莱克手册》¹里说了，什么酒也不能碰。你不应该喝酒。”

“莫洛！”他叫道。

“是的，老爷。”

“拿杯威士忌苏打来。”

“是的，老爷。”

“你不该喝酒。”她说，“我说的放弃就是指这个。书上说了，这对你不好。我知道，这对你没好处。”

“不。”他说，“这对我有好处。”

都结束了，他想。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来完成它了。这就是结局，为一杯酒争吵着，就这么结束。自从右腿上生了坏疽，他就不觉得疼，也不觉得害怕了，能感觉到的，只有浓浓的倦意和愤怒，就这么完了。至于这临近的尾声，他完全不

1 一种当时流行的日常健康指导手册。作者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 1823-1893），是戒酒运动的倡导者，美国禁酒党的建立者之一，并在1872年成为该党的美国总统竞选人。

在意。多少年来这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不过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了。很奇怪，只要够疲倦，原来这么容易就能走到这一步。

那些积攒下来的，想留到更有把握时再写的东西，现在再也无法写下来了。也不用忍受写作的挫败了。也许你根本就不会把它们写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把它们扔在一边，迟迟不肯动笔。但现在，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了。

“真希望我们没来这里。”女人说。她看着他，手里端着玻璃杯，咬着嘴唇，“在巴黎你绝不会遇到这种事。你总说你爱巴黎。我们应该留在巴黎，或者随便去哪里都好。到哪儿都行。我是说，只要你喜欢，我到哪儿都好。如果你想打猎，我们可以去匈牙利，那里很舒服。”

“你那些该死的钱。”他说。

“这不公平。”她说，“我的钱就是你的。我扔下一切，你想去哪儿就跟你去哪儿，你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我宁愿从没来过这里。”

“你说过你爱这里。”

“是，那是你没事的时候。但现在我恨这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出事。我们做了什么，这一切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猜，我在一开始刮伤时忘了给伤口上碘酒。后来也没管它，因为我从来没有感染过。再后来，情况变糟了，别的抗菌剂也用完了，大概是碳酸溶液效力不够，反而麻痹了毛细血管，于是就生坏疽了。”他看向她，“还有别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雇了个好机修工，而不是半吊子的基库尤¹司机，那他就会检查机油，绝不会把卡车的轴承给烧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没有离开你那帮人，你那帮该死的旧西布雷、萨拉托加、棕榈滩²的家伙，来和我待在一起——”

“嘿，我爱你。这不公平。我爱你。我一直爱你。难道你不爱我吗？”

“不。”男人说，“我可不这么想。我从没爱过你。”

“哈里，你在说什么呀？你昏头了。”

“不。我没什么头可昏。”

“别喝了。”她说，“亲爱的，求你别再喝了。我们一定要尽全力。”

“你尽吧。”他说，“我累了。”

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座火车站，是卡拉加奇³，他看见自己站着，背着背包，一道亮光划破黑暗，辛普朗号东方快车疾驰而来，那是撤退以后，他正要离开色雷斯⁴。还有他攒下来想写的一

1 Kikuyu，非洲种族之一，也是肯尼亚最大的族群。

2 Old Westbury、Saratoga、Palm Beach，美国地名，都是富人区。

3 Karagatch，土耳其西北部城市。

4 Thrace，欧洲东南部的历史地区，覆盖今保加利亚东南部、希腊东北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主人公的回忆片段多来自海明威本人的经历，此处涉及1922年的希土战争（Greek-Turkish War），土耳其军队于8月发动反攻，以致希腊军队在色雷斯溃败并撤退。

个片段，那天早餐时，透过窗户，他看到保加利亚群山上的白雪，南森¹的秘书正向一位老人打听山上的究竟是不是雪，那老人看看窗外，说，不，那不是雪。离下雪还早着呢。秘书将这话告诉了他姑娘：你们看，不是雪。不是雪，她们相互说，那不是雪，我们弄错了。但那就是雪，他却在安排居民交换时把她们送进了山里。那就是雪。那个冬天，她们艰难地跋涉，直到死去。

那一年的圣诞，高尔塔尔山²也下了整周的雪。他们住在伐木工人的屋子里，半间屋子都被大大的方形瓷炉子给占满了，当那个双脚流血的逃兵穿过雪地闯来时，他们正睡在填着山毛榉叶子的床垫上。他说宪兵就在后面追来，他们给他穿上羊毛袜子，拖住宪兵东拉西扯，直到雪地上的脚印被盖住。

在施伦茨³，圣诞那天，从魏因斯图贝葡萄酒馆看出去，雪亮得扎眼，你能看到每一个从教堂出来回家的人。河边道路滑溜，被雪橇磨得发黄，穿过长满松树的陡坡，他们就从那里上路，肩上扛着沉甸甸的滑雪板。在那个地方，他们自马德莱纳小屋上方的冰川呼啸而下，白雪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柔滑，轻盈蓬松如粉，他还记得那种滑行，无声无息，快得像飞鸟俯冲。

那次，他们被暴风雪困在马德莱纳小屋，足足有一整个星期，成天都在打牌，马灯烟雾腾腾。越是输，伦特先生的赌注就下得越

1 Nansen，挪威探险家、科学家，因帮助战俘和难民重返家园而获得19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 Gauertal，位于奥地利。

3 Schrunz，奥地利西部山地城市，登山徒步度假胜地。

高。最后，他输了个底儿掉。什么都输光了，滑雪学校的经费，整个季度的收益，还有他自己的钱。到现在，他还能看见伦特先生的模样，长长的鼻子，抓起牌来，翻开，嘴里大叫着，“不看”¹。那时候总是在赌博。没雪时，你赌，雪太大时，也赌。他想起这辈子所有那些花在赌博上的时间。

关于这些，他一行字都没写过。也没写过那个寒冷、明亮的圣诞节。群山在草原上投下阴影，巴克驾着飞机飞过边界，去轰炸撤离奥地利军官的火车，在他们四散奔逃时端起机枪扫射。他记得，后来巴克走进食堂，说起这事。食堂里一片寂静，然后，有人说：“你这狗娘养的杀人狂。”

跟后来和他一起滑雪的那些人一样，被杀死的也都是奥地利人。当然，不是同一批。和他滑了整年雪的汉斯曾在皇家猎兵²服役，一起爬上锯木场上方的小山谷打野兔时，他们聊起过帕苏比奥之战，聊起过佩尔蒂卡拉和阿萨隆尼遭到的进攻，他没写过一个字。也没写过蒙特科罗纳，没写过塞特科穆尼，没写过阿尔谢罗³。

他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⁴待过几个冬天？是四个。接着，他记起那个卖狐狸的男人，那时他们刚刚走进布卢登茨，打算去买礼物，他记起上好樱桃酒里的樱桃核味道，记起在干

1 原文此处为法语“Sans Voir”，意为“不看”。

2 Kaiserjäger, 奥匈帝国的皇家精锐部队，1918年解散。

3 帕苏比奥（Pasubio）、佩尔蒂卡拉（Perticara）、阿萨隆尼（Asalone）、蒙特科罗纳（Monte Corona）、塞特科穆尼（Sette Comuni）、阿尔谢罗（Arsiero），均是意大利地名。

4 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和阿尔贝格（Arlberg），奥地利著名冬季度假区。

燥的粉雪上飞驰，嘴里唱着“嗨！嚯！罗利说”¹，滑过最后一段，冲下陡峭的山坡，笔直向前，转三个弯，穿过果园，跃过沟渠，踏上旅馆背后结冰的路面。掰开卡子，蹬掉雪板，把它们竖在旅馆木墙边，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屋子里烟雾腾腾，新酒闻着很暖，他们正拉着手风琴。

“我们在巴黎时住在哪儿？”此刻，在非洲，他问身边帆布椅上的女人。

“克里翁酒店。你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我们总是住那里。”

“不。并不总是。”

“是，还有圣日耳曼的亨利四世酒店。你说过你爱那儿。”

“爱是堆屎。”哈里说，“我就是只站在屎堆上打鸣儿的公鸡。”

“如果你不得不离开，”她说，“是不是一定要把留下的都毁了？我是说，你是不是非得把一切都带走？是不是非得杀掉你的马、你的妻子，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

“是。”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我的快马和我的盔甲。”

“别这样。”

1 出自爱尔兰民谣《井中的青蛙》。

“好啊。我不这样。我没想伤害你。”

“现在说有点晚了。”

“那好吧。我就接着伤害你。这挺有趣。反正我唯一喜欢和你做的事现在没法做了。”

“不，这不是真的。你喜欢做很多事，你想做的事我都会陪你。”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漂亮话了，行吗？”

他看向她，发现她哭了。

“听着。”他说，“你觉得我这样有趣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大概是要破坏一切来让自己活下来吧，我猜。咱们刚开始聊天时我还好好儿的。我没想这样，现在我就像个疯狂的傻子，对你也糟透了。别在意我说的那些话，亲爱的。我爱你，真的。你知道的，我爱你。我从未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其他人。”

他又开启了平日里为换得面包黄油而惯常说的谎言。

“你对我很好。”

“你这婊子，”他说，“你这有钱的婊子¹。这是诗。我现在浑身都是诗。腐烂和诗，腐烂的诗。”

“停下来。哈里，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变成个恶魔？”

“我什么都不想留下。”男人说，“我死后什么都不想留下来。”

1 原文 rich bitch 为叠韵，所以下文说“这是诗”。

现在已经是黄昏，他睡了一觉。太阳落到山后，一片阴影横跨过平原，小动物来到营地附近觅食，这会儿，他就在看着它们。它们的脑袋飞快地一点一点，尾巴扫来扫去，小心地与矮树丛保持着距离。大鸟不再停在地面上，全都沉甸甸地盘踞在树梢，更多了。他的随身男仆守在床边。

“夫人去打猎了。”男孩说，“老爷想要些什么吗？”

“不。”

她是想去弄些肉回来，知道他有多爱看这个，她特意跑得远远的，避开他视线内的一小块平原，免得打扰了他。她总是那么体贴，他想。不管是知道的，曾经读过的，还是听到过的，她都记着。

这不是她的错，他遇到她时，就已经毁了。一个女人要怎么才会知道，你的那些话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习惯性地顺口说说，只不过是为了图个舒服？自从不再用真心之后，他就靠谎言应付女人，比说实话时得心应手多了。

与其说，他是想要说谎，不如说是没什么真话可说。他曾拥有过自己的生活，但那早已结束，之后还继续活着，和另一些人一起，更有钱，待在那些最棒的老地方，也去一些新去处。

不去多想，一切都很好。你心里有数，做好了防备，所以不会再像大多数人那样受伤，对于曾经在乎的工作，你摆出了毫不在意的姿态，结果，你就再也无法工作了。可是，你暗地里告诉自己，你会把这些人都写出来的，至于那些大富豪们，

你并不是其中一员，只是他们国度里的冷眼旁观者，你终究会离开，把这些化为文字，至少这一次，是个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在写作。但他再也无法办到了，因为那没有写作的每一天，舒适的每一天，扮演着他所瞧不起的人的每一天，早已耗去了他的能力，消磨了他工作的欲望，最后，他就彻底不工作了。他不工作时，那些他认识的家伙也就都觉得舒服多了。在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里，非洲曾给他带来了最多的快乐，所以他回到这里，想要重新开始。他们安排了这次游猎，不讲究舒适。但也不艰苦。只是没有奢华享受而已，他想着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锻炼自己。他或许可以想办法给灵魂减减肥，就像拳击手进山里训练一样，以便重新焕发活力，调动起他的身体。

她原本很喜欢的。她说过，她爱这次旅行。一切能让人兴奋的东西她都爱，包括环境的改变，那里有新的人和令人愉悦的东西。他也恍惚感到重新获得了工作的力量。如果现在就是结局，他知道这就是，他绝不能像有些蛇那样，因为断了脊梁就啃咬自己。这不是那女人的错。就算不是她，也会是其他人。如果以谎言为生，就该试着在谎言里死去。他听到山后传来一声枪响。

她打枪打得很好，这个富有的婊子、仁慈的守护人、他才华的摧毁者。胡说。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华。他怎么能责备这个女人，就因为她让他衣食无忧？是他自己荒废了自己的才能，背叛了自己和心中的信念，他饮酒无度，磨钝了洞察的锋锐，他懒散、怠惰、势利、自高自大、心怀偏见，他不择手